

牧齋有學集

牧齋有學集卷四十

書

與惟新和尚書

頃者佛日漸冥法幢欲倒魔外放恣教網凌彛伏聞
大和尚座下如來真子覺皇法將契三藏于一乘半
滿無二會三宗于一鏡性相交融古人所謂四依之
一淨土龍聞者也朕而韜光自晦撝謙不居栖江浦
蕭閒之地處鐘魚寥寂之鄉明月一方演法音于頑
石風旛未動混沌伴侶于獵徒斯豈法運之弘開有時
抑亦衆生之機緣未到歟竊惟今日妖邪熾盛狂瞽

交馳皆以正法不明之故而三宗之中急宜提唱者
尤莫先于賢首蓋自清涼方山兩家之疏論已不免
砧錘相向而圭峰已後弘演斯宗作人天之眼目者
寥寥乏人台家各仞門庭人以妄判叛竊之談互相
矛盾以故魔民盲子緣間乘隙矯亂披猖如使華嚴
法界豁朕中天高山之旭日常明帝網之寶珠偏照
善得見而衆疾俱消末厄出而羣生咸給又何患狂
焰之不除慧燈之不續哉當仁不讓舍我其誰說泐
爲人忍忘遺囑蒙雖不敏志切皈依所以願隨大衆
而頂戴敢効諸天之啓請者也蒙焦芽敗種誦帚鈍

根 七殘年矢心迴向少于首楞薄有宿緣管窺影
掠妄製諮決十篇敬因友人張子石奉獻法座伏惟
大德閔其狂愚賜之筆削俾得正其繆誤知所適從
牛羊別方隅之眼蚊蚋飽溟渤之流多生積刦何幸
如之是用齋心企踵翹勤待命若夫順風立雪頭面
頂禮咨請叅扣固非可一隅盡也伏乞慈悲幸甚攝
受幸甚不備

與素華禪師

塵土餘生淡荷慈光加被孟夏奉手書感歎無已年
來禍患如影依形刦火洞朕業風匝地重煩佛力冥

感人天護持瀕歿貼危懂而獲免古人有言王老師
修行無力爲鬼神所窺三復斯語良用自愧彌天飛
錫仍歸舊隱恨不能腰包戴笠撒手因依湖水一方
近可聚首插艸聚沙機緣有待聖可比行私心未悞
頃聞冰山乍判陽焰倏消空花隕滅難邀空果此是
四王韋將弘護大脩行人不願清淨佛因受此塵染
蒙雖無天眼靜中頗能覷破知其佛眼人能自領受
也去歲接席曾談續燈一事淡荷許可此非獨紫柏
老人未了願力實未泐一萬年中慧命所繫頃見濟
雲兩家堅固鬪諍蠻觸交戰首尾互敢狂風邪焰長

此安窮所望大德同體慈悲爍世外金剛之眼奮人
間董狐之筆定此公案勒成一書庶幾正眼重開魔
軍少息昔者韓退之論修國史有天刑人禍之恐識
者鄙之况乎續禪燈開末學恒沙諸佛所共瞻仰豈
復爲禍福動搖死生誘昧此書功德比一切注經釋
論功德真算數譬喻所不能及佛轉法輪波旬不喜
知沮壞此事者必多矣願以師子無畏力自斷無爲
所昧也首楞蒙鈔三易其稿今秋輟筆少有端緒更
加數年研究補闕正訛狀後就正有道爲流通之計
向有緒言未竟者則慙大師性相達大師八識未了

之義及闢交光師邪說本末此三段公案略荷指授
誦帶鈍根未能記憶敢乞信筆疏通伸寫疑義俾學
人得破聾導瞽因指見月幸甚幸甚阿耨達多龍三
宮中生出四大河水廣利四大海羣生豈惜以筆尖
餘潤作四河水救度此焦芽敗穀耶宗鏡刪訂非鵝
王擇乳不能具此心眼俟讐對畢卽當仍歸湖水因
白法老人便郵附訊法座軍持相望敬候德音

復卽中乾老

餐風味道積有深懷立雪吹燈未遑依止伏承慈誨
重荷記存同體大悲彌深鏤染竊惟斯世正眼希微

法幢摧倒今欲折伏魔外必先昌明正法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辟諸用藥治病先扶元氣辟如發兵討賊先固根本今之爲法者不先昌明正法徒欲以岐口脊舌搢柱盲禪代治之不克又讐其氣味惠灼借言和會倒戈而從之則亦末矣台家一燈實在法座慈賢兩宗同所欽挹今將重理涅槃大經發明頂[■]二師所未備此法門調元之神丹卽末刼伐邪之上劑也我如來常寂光中悉知悉見豈不如往昔求使時心在阿難如初日之照東壁乎願我大德當仁不讓奮筆而成

之時節因緣誠哉不可失也法華一經玄義奧妙苦
于過詳文句點定苦于過略學粗眼但別方隅不
有指南誰爲準的要解以後衆說紛如玄義不玄盲
人妄判今當治定盡爲一門務使百川必東四河入
海不獨開權顯實宣敷如來一大事因緣抑亦智者
大師開宗立教之正旨也以台家一家言之亦有兩
端一者法華雜華金口演說分河飲水評論煩興此
別彼圓或攻或守如重二口共嚙一身若鎧菴東湖
之流排擊他宗情隨函矢謂慈恩一宗豈容崛起四
海永清之後則固而比于妄矣此山家室外之鬪所

當寢息者也慈先傳止觀正脉流法華大旨何以斥
爲山外之祖孤山與四明同學心觀真妄畢觀三詩
异說何以牴牾之甚霅川以四明弟子操戈入室十
諫雪謗杭抑妙宗何以抵死不相下故當判其阡陌
別其涇渭無俾亡羊長失訟鹿不休此山家室中之
諍所當平亭者也人天眼目法炬在慈光教扶宗伊
誰之責金剛經言于此經典受持誦讀爲人演說所
云演說者以口說以舌說以講解說以筆墨說以塵
塵刹刹熾狀而說非但踞曲盤牀升論師座吮唇播
舌而後謂之能演說也伏祈具大願雲施大法雨慨

朕命筆以涅槃爲說始而他經傳次第闡發古稱四
明中興教觀陪位九祖豈异人任在大德荷擔而已
矣昔者佛轉法輪必資啓請如蒙鈍劣不能比迹梵
天亦宜自後于夜叉之傳唱乎伏惟採擇法門幸甚
衆生幸甚涅槃經疏二函點勘已畢附歸記室文字
品十四音議仰承下問蒙于音聲文字茫朕無所解
嗣當悉心詳考少有弋獲取次奉復茲固未敢強所
不知艸次抑對也仰恃法乳之愛率爾狂易幸惟慈
宥不盡翹企

答覺浪和尚

蒙以暮年窮子跂向法門自分多生願力現世根器
惟有埽除戲論綺語習氣將世間語言文字宣揚正
法庶可俯除宿業上報佛恩讀植聖草中刻經著述
二篇不覺懽喜讚歎踴躍起舞每思紫柏大師謂本
朝單傳一宗幾乎滅熄傳燈未續是出世一大負今
世魔外交作狂瞽橫行宗師如林付拂如葦如公所
云較正五家宗派判定一書作錄以繼傳燈作傳以
續僧寶使綱宗決定眼目分明一切僭竊裨販無所
忌憚之徒如堅氷之入沸湯不日消殞則永明之教
再見于斯世諸佛正法眼藏不憂沈沒無日月墨穴

世界中矣當今之世非公其誰當仁不讓幸爲努力
此中關係直是一藕絲繫須彌山須透出金剛眼睛
猛利用事是非邪正陰陽黑白如定爰書如照業鏡
較景德景祐間其難百倍其功亦百倍若謂魔眷衆
多嬈亂可畏不知諸佛慧命斷續所關定有密跡力
士執那羅延杵侍衛有欲破壞者自朕頭破八分碎
如微塵古人捨身爲法亦復何憂何疑懼哉微誠積
願振撥涌現敢以弱毫尺蹄代骨墨皮紙仰效梵天
殷勤啓請异日當持鉛提素供執簡之役於左右如
裴公美所云不忘圭峰法乳之恩也本師夢遊全集

空隱師頃從嶺南寄到卽當較刻流通承示大序正是函蓋相合法門中機應感召良非偶狀也勿冗奉復語不倫次唯座右諒之

又答覺浪和尚

承示續燈錄起凡例精詳楷當確狀爲人天眼目知妙吉祥乘後猊已將自口中出矣近代紫柏海印之外有密藏開公具金剛眼睛能爍破四天下聞其殘編斷墨詳論禪講二家諸方尚有遺畱者應一訪求以資擇汰之眼又本朝宣德間徑山有增補續傳燈一書詳列大慧以後諸家宗派此亦宗門要典諸方

未有談及者亦應訪求若近日流通諸錄朱紫不別
烏焉二寫不獨嚴統之爲譌繆和尚秉大法炬然大
法燈首當于此處照破塵沙劫中諸佛諸祖共當灌
頂證明應不惜師子全力也愍大師夢遊集仗靈隱
栖壑二公得窺全寶而書生陳方侯于作字頃感動
出家是因緣尤爲奇特比與廣額屠兒放下屠刀便
云我是賢劫一佛有何异邪因思屠兒多生用屠刀
殺人我輩多生用筆管殺人我輩之筆管卽屠兒之
屠刀也屠兒瞥眼能放下屠刀我輩多生不能放下
筆管視彼嶺表諸生豈不可笑可愧又當知殺活一

機放拈不一拈起時筆管卽是屠刀放下時屠刀亦
成筆管今欲流通大師全集廣募衆緣仰求老和尚
拈起筆管卽以屠刀而爲說法使現在世間屠兒書
生不改各人面孔人人作賢刼一佛不亦快乎扇頭
佳什次韵奉和落句有石題評一語亦是老書生
把屠刀也老和尚得無以切泥鈍置之乎揮汗覩縷
放筆一笑

寄內衡法師書

恭聞大德繼紹新兩公之後樹法幢于武林慈恩一
宇遂如驪珠獨耀桂輪孤朗益希風望塵爲日已久

頃過湖上方擬樞衣咨請而侍者已先期渡江遙望
法筵如在天外謹遣一介焚香再拜通姓名于左右
且少有啓請焉益以西垂之歲歸心法門旣不能勤
修六度又不能了悟一心多生結習在聲名文句中
只好借此一路回向真乘庶幾就路還家不斷佛種
竊念爾許時世魔強法弱宗熾教微台賢慈恩三家
不絕如綫而時師之明教者又往往崇今薄古沿流
失源如清涼所謂勝負氣高是非情厚上古妙義用
而不言先賢小疵廣申破所者昧昧思之竊心恫焉
良不自揆思以凡心淺智討論經論之异同和會宗